

临夏市文史资料选
(三)

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

yt/195/01

临夏市文史资料选

(第三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夏市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编 者 的 话

《临夏市文史》从本期起更名为《临夏市文史资料选》，封面也重新进行了设计。本期文史资料，以人物和教育为主要内容。张心一、喇世俊、徐少烈三先生是临夏的知名人士，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赞扬，本期选编了有关他们的三篇材料。凤林、前河沿、兴华三所学校历史较长，在临夏教育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，本期对于它们的建立和发展作了比较简明的介绍，以供参考。

本期编委会由陈冠玑、何世焯、冯国栋、王廷俊、陈文俊、郭锦春、范秀兰七同志组成。陈冠玑任编委会主任，何世焯任副主任。

由于我们水平不高，人力不足，编辑方面缺点错误一定很多，望同志们指正。

临夏市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目 录

农学家张心一访问记·····	张思温 (1)
清末回族举人喇世俊·····	王廷俊 (89)
徐少烈先生事略·····	冯国栋 (96)
河州的凤林书院与凤林学校·····	冯国栋 (101)
回忆解放前的私立兴华小学·····	石明珊 (110)
私立临夏县兴华小学是怎样办起来的·····	汪迪民 (115)
前河沿学校与临夏回族教育的发展 ·····	前河沿校史编写组 (118)
回忆临夏中学训导工作二、三事·····	陈冠玑 (125)
临夏市政协组织发展史料·····	魏配融整理 (129)

农学家张心一访问记

张思温

前 言

张心一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。1897年出生在西北边远地方一个衰落了的小武官家庭。当时国势衰弱，政治腐败，童年的困苦生活，半生的曲折道路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毅力和勤俭朴素的作风。从前邹韬奋闻一多都想为他少年时代的遭遇写文章，可惜都未完成。笔者给他做过六年秘书工作，又是他的同乡，常听到很多人说他的故事，知道他有丰富的阅历和专门知识。因为在同事之前和他不相识，没有系统的了解。1976年他因地震从北京来兰州，我曾劝他乘空闲的时间写点回忆录，把亲身经历告诉下一代，作为借鉴。他也同意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他到中国农学会工作，常参加各种活动，就忙起来了，顾不上搞这个事。后来他的夫人张全平也以为张心一生平确有许多轶事值得称述，想从事记载，以后又想叫我执笔，我很乐意承担这个任务。1983年10月我在去北京开会时，特意访问了他，作了好几次长时间的谈话，对他的生平有个大致的概念，根据平日见闻及谈话录音等材料，整理出这篇访问记。由于笔者水平不高，年事渐衰，脑力不够用了。越想尽量表达的详尽点，越发不能如愿。又时常有杂事缠搅，疾病侵袭，陆陆续续地写了大半年，初稿完成

后，自己看了先不满意，又没时间另写，只好把这个粗糙的东西乘他健在，先送给本人亲自过目加以订正，以求真实，将来再作修改吧！

我想，象张心一这样的人，艰苦朴素，廉洁不苟，诚恳恳地学习工作，想为人民办点事，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农民儿子的优良品质。年龄已经快到九十岁了，从不懈怠。不管在新旧社会里，都没变坏。这是我认为难能可贵的。

不过人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局限，甚至有些奇怪。张心一不太懂“政治”，知识面也不过宽，他不喜炫耀自己和奉承人，也讨厌旁人阿谀恭维，甚至有些事情上不通晓人情世故。在旧社会，有人称赞他，也有人讥笑他。到新社会，受到了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待遇，他担负了一定的职责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特别是党给他作的政治结论，说他曾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，而感到自慰。他热爱中国共产党，可又没有入党要求。他是个科技人员，过去认为干好自己的本行就行了，革命是政治家或军事家的事。如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，在武汉看到国共合作，北伐胜利的局面而兴奋鼓舞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斗得来。无数共产党员为此流血牺牲，自己没有参与，认为现在更没资格入党。他说，他相信，马克思主义最终能使全人类和睦相处，相互合作，各尽所能，富裕文明地生活下去。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这种境界，首先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。他自己虽然站在党外，但也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，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这个宏伟目标努力奋斗。他要以实际生活、行动、工作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、拥护。他也希

望一切爱国爱党的人都这样作。

他是个农业经济学家，在农学界有威信。他也写过许多文章，论说他的专业经验。也只是为了工作，自己没有收集编印。国外已经有人搜罗他的著作，作为研究中国过去农业经济的资料。现在我不揣冒昧，写此小文，希望能提供一部分事实。如果有人看了能于建设两个文明多少起点小作用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农学家张心一（简目）

- 一、个人简介及其家世
- 二、为学习而奋斗
- 三、在清华学校
- 四、到美国留学
- 五、参加调查，提前回国
- 六、在南京工作时期
- 七、转入中国银行办农贷
- 八、在甘肃建设厅时期
- 九、新旧之间
- 十、解放以后

农学家张心一

（一）

个人简介及其家世

1. 张心一简历

张心一，原名张继忠，原籍甘肃河州大河家前川村（在

今积石山自治县)。公元1897年元月十七日(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)生于兰州城内口袋巷。少时家境贫困,1914年以官费考送清华学校。毕业后,1922年去美国留学,在依阿华州农学院(Iowa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)学畜牧,毕业后又在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系作研究生,得硕士学位。1926年秋回国,在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授。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农业统计科科长,并被邀兼充国防委员会和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等专门委员。1934年到中国银行任稽核,主办农村贷款。

1940年末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。

1947年初重返中国银行,在上海总行主管工矿投资业务。

解放后于1950年去北京,任中财委计划处农业处长,后任中央农业部水土利用局、土壤肥料局副局长等职。“文革”中被迫离开工作岗位,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,任中国农学会副会长,现任该会顾问。

2. 家 世

张心一的祖父名张正元,字善卿。清同治、光绪间两次地方变乱,张正元团结了乡人,集众办团自保,后入营伍。《导河县志》有传,内称:“同治之变(公元1862—1872年),管带河镇后营,足智多谋,骁勇善战,为统镇石成器所依重。光绪乙未(公元1895年)之变,奉令招募正字一营,驻扎白塔寺川金家堡,为饶定国声援”。“正元每战辄胜”,“一川人民赖以保全。”“后被凉标练军管带王正坤暗害免职”等语。事定后为马安良所迫离开家乡,迁到兰州居住。不久病故。共生一子九女。张心一之父名印玺,字

玉堂。不事生产，家境逐渐困难。据张心一回忆，他五六岁时，家在兰州口袋巷有一院小房子，马家湾有水地十四亩，房屋七间。

张心一少时家贫，后来立志求学，所以娶妻很晚。民国二十年（公元1931年）在南京金陵大学时才和张全平^①结婚。独生子张孔来夫妇都是学医的，均于近年被送留美学习深造。三个孙女高中毕业后，相继去美国自费上大学，她们半工半读，都靠自力读书。张心一少年上学非常困难，所以他们老夫妇见后辈上进，能为国家争取学习，引以自慰。一个孙子还上小学。张心一的父母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先后逝世，子、女各二，张心一是老大，弟名张继信，在马家湾务农，解放后病故。子孙也都在外工作。

3. 艰苦的童年

张心一一岁多的时候，祖父就病故了。父亲没有职业，母亲只得把他留给祖母，自己去离兰州城约一百里的马家湾种地。因为过早的断了奶，营养不足，张心一小时候发育不良。三岁时，祖母常给他述说祖父的英雄事迹，勉励他将来重振门庭。五六岁时张心一随母亲去马家湾，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七岁时，母亲送他到马家湾附近一家私塾念书，觉得不行。有次他的舅舅从家乡来探亲，一看也觉得不行。就商量把张心一送到外家去念书。他外祖父家住在刘家集崖头村，家中都是务农的。这时正好他的二舅父赵怀俊（字心斋）新考上秀才从城里回来，就在大河家附近的实家村设馆教学。张心一和他的表弟赵吉堂，由外祖父送去，住注：①张全平，江苏川沙人。生于1907年，南京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

文科毕业。是戴炎培先生的长女，因过继姑母，从姑家姓张。

在那里念书。外祖父家住的崖头村，离窦家村有十里路。读了三年，念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《诗经》也读到第三册。已经是十岁了。

这一年他又回到马家湾，还是上私塾，这时在私塾里已算是大师哥了。母亲说：“男子不吃十年闲饭”，叫他帮助家里作事，要做的事很多，最苦却是收割鸦片烟。

其次，要把种的绿烟——水烟叶“搬芽”“喂粪”。再就是割麦子。最吃力的要数翻地。马家湾的水地土壤粘重，不能用犁，要用铁锨一掀一掀地翻起来。还必须掺上细砂翻才行，当地农民看一个人农活做的好坏以及力气的大小，都从翻地来考验。张心一虽只有十岁，力气也不那么大，可是家里有几处小块地，都要他去翻。还有放牲口，拣柴禾，扫羊粪马粪，都要他到十里以外去干。有一次赶着驴在干这些活时，隔着一条山沟有一个狼正向他们窥伺，他很害怕，驴也吓得发抖。据说，这里的狼习惯吃驴，驴最怕狼，有时狼在后边吃它的肉，它也不敢踢一下，只是拌着嘴由狼吃。又听说遇见狼时把棍子抡扫摔打，狼也害怕。他就隔沟抡起棍子摔打，狼果然吓走了。拣柴禾时，如果看见哪里有棵灌木，就把它砍下，连根挖上。拾羊粪时把羊粪和马驴骡的粪都扫回来，不是为了上地施肥，而是填炕烧饭。因为马家湾不像河州，可以找点硬柴，割些梢子，只有烧这些。母亲时常一边杆面做饭，一边抓一把羊粪塞进灶里，用风匣拉几下。他就是从这种环境里长大的。

这时，一同种地的本家，一个人死了，二人分出去了，只剩母亲一人在家里做活，照顾张心一和他的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，非常忙也非常累。下地时除了小脚不能下水外，她

什么活都得干。有一次夜间，她拿上铁锹，叫张心一打上灯笼，母子二人去引水浇地，一不小心，滑跌在渠里，把鞋子裹脚都弄湿了。许多农活母亲不能做，就请了一个长工，张心一从这位长工那里学到许多农业技术。母亲这样辛苦，父亲却一切不管，还抽大烟、喝酒，胡乱挥霍。

十岁到十二岁的三年，张心一就是在乡下一面读书，一面劳动，念书的时间少，干活的时间多。十二岁的那一年遇上大旱，马家湾的水浇地，也灌溉不足。河州不断有人逃难到他们家里，他们已经很苦了，可是沾亲带故的人不断地来。有一家姓崔的夫妇带了个比张心一大三岁的孩子从红柳台（今属永靖县）逃难来到张心一家住了很久。这年正荒旱时，官家拨了一笔钱修“皇渠”，想从盐锅峡引水灌溉皋兰县的新城、柳沟一带的土地，以工代赈。住在他家的那个孩子名崔虎臣，已经十五岁了，听见这个消息，要去做工。张心一的母亲也叫他一同前去，挣一点钱补助生活。开渠的工地，离张心一家约有十几二十里路，一早上工，太阳落了才收工。大约三四点钟鸡叫时就得起来前去，晚上大约五六点钟日落才收工，赶回时得摸黑走路。那是冬天，私塾也放了假，张心一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，修渠工资每人每天制钱（铜钱）一百文，如果活做的好，每天还有赏钱二十文。张心一活做的好，每天都得赏钱，可得一百二十文。同时监工的是一个小川村的人（祖母的娘家就在这里），去过他祖母家里，认识他，也有意照顾。所以连他的同伴崔虎臣也常得赏钱。每天一百二十文，十天就是一串二，那时一串钱值一两银子，每月挣三两多银子，不到两个月，共挣了五六两银子，可买好几百斤粮食，对渡荒年大有裨益。正干得很高

兴，他的父亲从河州回来，知道他去作工，就气坏了。说这是穷人做的活，你一个“孙少爷”去做工？认为丢了他的脸，要打张心一。母亲说：“我们遇到荒年，只有他三舅舅从河州驮了一驮面给我们。还靠他去做工维持生活，你怎能打他呢？”打虽然免了，但是不能再做工了，一下子把张心一拉到兰州去了。这时，也就快过年了。

张心一虽然对于他父亲的好逸恶劳不满，但父子的伦理感情是正常的。1934年他父去世，他在上海工作，赶不及回家料理丧葬，就寄给弟弟张继信五百元现款作为节省丧费捐给马家湾（现抚河湾）家乡助办教育。因而推动了地方上也筹集现款办起了正式小学。组织校董会，推王振清（此人后来成为“土技师”，自学钻研技术，帮助农民设计制成或改进好多种手工机具，如纺纱车，解决了些实际问题，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技术员），主办修建学校。1938年成立了抚河湾完全小学一所，普及了当地的小学教育。学校把他捐款修的几间房子，题了个“玉堂纪念室”的小匾，并请张心一兄弟俩写了几句话：“我们节省先父的丧费，修建了这几间房子。现在献给大家，请爱惜使用。”据曾任该校校长董应昌说：“到1970年，仅抚河湾一个村从该校毕业后成了大专学校学生的就有十四、五人。乡亲们“饮水思源”，对于张心一移风易俗，捐丧费办教育至今还在称道。

（二）

为学习而奋斗

1. 上小学

张心一的祖母（姓孔，原是皋兰县小川村人）住在兰州

城里，因为祖父生前在家乡有点名气，凡是从河州来的，不论是汉族或回族，不论是农民或其他方面的人，都常来看她。在兰州师范学校读书的张敬伯（荣）不时到她家来，见了张心一，问起上学的事。祖母说：要送私塾。他们说：师范学校有个附属小学，校长黎丹（字雨民），教务主任姓龚，都是湖南有学问的人。上这个小学，胜似私塾。并说：入学考试的方法是默写四书。于是张心一就抄书、默写，准备应考。考试时出的题恰好是准备过的，一考就考上了。入学之后，觉得与以前在私塾念书大不一样，首先是讲书，以前私塾的老师对幼童都不讲书。只教背诵，对大一点的学生讲书时要另搭“讲钱”。村私塾的老师也不一定能讲。张心一首次听讲《诗经》，什么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……，老师一解释，觉得《诗经》还这样有趣。又学笔算，不用算盘就可算帐，可高兴了。还有一门“格致”课，“格物致知”就是自然科学。讲动物、植物。有一天讲植物课，老师拿来一枝杏花，叫同学们看，说这个花五瓣，外边叫花萼，心子叫花蕊。蕊有雌雄，几个是雄的，一个是雌的，雌的能结果。使他打开了知识的眼界，觉得还有这样好的学问，越发高兴的不得了。就把这些东西贪恋地全吞下去。在私塾里，“玩”是要挨板子的。学校有“游戏”课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“玩”，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。对音乐、唱歌……，也感兴趣。以为学校就是孩子们的天堂，他什么都想学到。可是不到一年，这个学校给撤了，张心一非常失望。

师范附小撤销后，许多湖南籍的学生入了两湖小学，多数学生并到皋兰小学。和他同学的有郭维屏、邓春膏、任元泰、魏振华……。皋兰小学就设在县文庙附近，和私塾差不

多。除了一个姓田的老师教算术还象个新学校外，其余教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和私塾相似。校长是个兰州人，姓王。有一天张心一因午间不回家，遇见他时，正吃着干粮。他便说：你这个孩子怎敢见校长时还吃东西？把他打了一顿板子。在那里四年，毕了业。毕业的那年，有一个姓谈的教员，兰州人，刚从西安回来，教图画和音乐。他问毕业班的学生，愿不愿意学点英文？大家赞成，他就课外教起英文来。张心一感觉只有二十几个字母就能把所有的英文字拼起来，就能读书。比汉文识字容易。很有兴趣。谈老师也给教了一点文法。大约两个月的时间。老师说，他学的只有这些，再不教了。这时已放寒假。为了考验这两月学的怎样，张心一就到兰州东大街基督教的礼拜堂去听英国人谈话。礼拜的人散了，他还在那里听。有一个外国人奇怪地问：“人家都走了，你一个小孩子在这里听什么？”张心一说：“我听你们讲话。”又问：“你听懂吗？”张心一说：“听懂了一个字”。问：“什么字？”张心一说是“也司”（yes）这个字。问：“你是在哪里学的？”张心一把学习的情况一说，其中一个中国青年过来说：“你学的不错嘛。要不要继续学？”张心一说：“当然愿意。”这个人说：“我住在五泉山下外国教会里，你想学的话，可以每天到那里找我。”张心一找到了这位青年，开始学习。还经常供给纸笔，像练习簿、钢笔、铅笔、墨水等，都是张心一从前没见过的。这位青年教他怎样读，怎样讲，怎样写。学了大约有两个月，对张心一的影响很大。这个人据说是汉口的一位革命的进步青年，民国二年（公元1913年）被袁世凯追捕，从武汉逃到兰州，避居教会。名字始终没对张心一说，只知

姓黄。这一年，张心一从皋兰小学毕业了，也是该校毕业的第一班学生，一共只有十几个人，张心一当时是考第一的。

2. 由兰州中学考取清华学校官费生

民国三年（公元1914年）张心一考入兰州中学。主要靠一个姑母在生活上支持了他。当时兰州中学的学生大都住校，星期三、六可以回家一次。学生自带面粉和燃料，在校做饭。张心一家里没有多余的柴禾，先是祖母给做些凉面拿去吃，回家时再拿三天的，初春还行，到了四、五月天气一热，面就馊了。这时家里有三个人抽大烟，贫穷的威胁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几个月后，觉得难以维持下去，想在暑假时去考邮务员。正在这时，看到布告，北京清华学校要甘肃考送一名学生，年龄要十一岁至十三岁。考试的课目是国文、历史、算术和英文。考取后，一切是官费。张心一看想了想，可自己已经十七岁了，没敢报名。临考的那一天，上午九点钟第一堂课下来后，同学谢国泽（字润甫）、刘鹤翥（字鸣甫）、王赞等问他为何不去考试？张心一说：“人家要的年龄最多十三岁，我已经十七岁了，还考啥？”这几个同学说：“去考的人中还有二十岁的，你去怕啥？”考试地点在学院街（就是后来省教育厅的那个地方），十点钟才开始，同学们就给拿了些笔墨纸张，催张心一赶快去。张心一到那里，见传达室的一个人正拿着文卷往里走，一看，是曾在皋兰小学干过事的。就一把拉住，问：“你拿的是不是报名册？”他说“是”。张心一又问：“能不能给我报个名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可以。”他就随着进去考试。各门考毕，最后考英文，除了笔试之外，还要口读一段书。同考的十几个人虽多是中学三、四年级的学生，可都不会诵读。张

心一虽然不懂文意，却凭从武汉来的那位青年处学到的一点拼音办法，就大声念了下去。当时主考英文的是邮局的一位河南人，问张心一是怎样学的？他如实回答，还得到当众表扬。张心一暗想，这回可能有希望。过了几天，通知他已经考取了。

他见了当时任省长公署教科长的邓宗（字绍元，循化人），问知国立学校的官费生（如师大等）都不收学费，只交伙食费；清华则是连吃住都管，所以每年的官费只给八十元。当即发给他路费一百元。张心一把五十元留给祖母，并请分一点给他母亲。彼时清华学制要上初中四年，高中四年，将来去美国留学，最少也要四年，共十二年。祖母已经年老，张心一怕她不让去，就只含糊地告诉她去清华上学，以免拦阻。这时雷聚五（名文奎，临夏人）在北京上学，暑假回来，正住在张家院里，给他起了“心一”的字，向他介绍去北京的路线怎样走，从哪里坐火车等等，总算有了点印象。余下的五十元作路费自然不够了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，中国是参战国，也在大量收购战略物资。有个河南人把买下的牛皮要用大车运走，张心一就去搭这个车，说定给二十元，路上还可以帮忙，如喂牲口等。走之前，怕祖母不放心，先一天把空车扎个席棚，插上省长公署发的盖有大印写着“甘肃省咨送清华学校张”字样的旗子，拉到家门口，祖母一看很神气，给了他一床被子铺在车上。张心一只拿了一布袋风干馒头二十多斤和一本《华英初阶》，准备一路上复习，再也没有什么行李。车本来第二天才走，为免祖母看出破绽，这天下午他就离开了家，让人对祖母说已经走了。再没回去。

第二天，他行到东岗镇，向兰州城一看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不忍走到看不见城的地方！每天夜里常梦见祖母和母亲。一路上很少坐车，一直步行走到河南。他的五姑是嫁给陕西人的，到过陕西，走的时候，给他蒸了许多馒头，晒干后装了一口袋，让他在路上当干粮。吃到后来，觉的软忽忽的象肉包子一样，一看，生了虫。原来牛皮里的虫子都跑到里面去了。当时陇海路的火车才通到渑池县。张心一快到火车站的前一天，还碰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。原来在路上遇见几个在甘肃做生意的天津人，挣了点钱要回家，看见他的车上有个旗子，和他商量，搭伴同行。这一天住下后，忽然来了一帮军警，先说张心一这个车上有大烟，张心一指着旗子说：“我是个学生，那里会有大烟？”他们又说：“不是你，这几个人是贩大烟的。”还从一个口袋里倒出好几块东西，说是大烟块，就把这几个人抓走了。据人说，烟是假的，是这帮军警故意栽脏害人，勒索财物。

渑池到洛阳没有客车，坐的是敞车。张心一初坐火车，见在喝水时端上一碗茶不致溢出，觉得新奇。同时有个从甘肃去的人，见他是初出门的少年，就给介绍情况，沿途帮助。到洛阳换了客车，在郑州又转了车。到北京，先找到驸马市大街教子胡同甘肃会馆住下，再去清华学校报到。问明复试日期，按时去应试。复试的那天，旁的地方都是十三岁以下的孩子，只有张心一和云南、广西两个学生个子高，如鹤立鸡群。考试英文时连有些题都看不懂。有一道题要求用英文写出“名词”的定义，自己不会写，只举例说“狗”是名词。考的不及格。学校的张恺臣教务主任说，他的英文太差。又问他多少岁了？他说：“你们要的最大是十三岁，我